

北疆生态旅游比较火爆，表层上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启动了旅游热，实际上新疆北部早已打好了生态旅游的基础。上周，我借放假之际去了一趟新疆北部。

我首先去看天池。20多年前，来到天山，看远处的雪山，看天池，看雪岭云杉，看洁白的羊群，记忆还留存着。如今，烈日炎炎，再上天山，看得更加仔细了。小溪依然淙淙，流向山下，凉且白，一副欢喜的样子，它大概知道山下的山顶由于高温缺水还斑驳着。许是假期，上山的人很多。游客们纷纷换上特色民族服饰在岸边照相。玻璃栈道处，大人小孩脱鞋上去拍照，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。音乐声中，大家在小径中穿行，自由得像风一样。路边不时冒出头的石头，带着远古时代的经历，淡淡看着大家，既给云杉陪衬，也将祝福送给野生的花草，盘旋的苍鹰和丛间的嘴鸟。天池依然轮廓，葳蕤的草木让我感动。满山的雪岭云杉长高了，它们是天山的守候者。新生的雪岭云杉在山间生长着，将来会成为这里新的主人。

第二天，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，经过六七个小时车程，夜晚时分进入阿市，朦胧中，每一段路灯都不同。道路不是笔直的，整个城市显得古典、魔幻。

第三天，我是在阿勒泰山上发现它的多样性。阿勒泰的山多，风景变化大。山脚下和山上不同，此山和彼山不同。

车一直在山上开着。一路上，阳面的山几乎没有植物，阴面的山上云杉绿茸着。车开了无数个山梁，到达顶峰。山顶阳光大，紫外线多，但风大。牛、羊、马成批出现，像云层一样，看上去不动，过一会儿再看，它们挪走了很远。它们还经常穿过公路，车辆都停下来，让它们慢慢腾过。

一路上，吸引我的除了翠绿的云杉，还有一种当地的灌木丛。这种灌木丛我不知其名，在石块间都能生长。在云杉不能生存的地方，它们坚强地活着，向山顶不停进军。

傍晚，我们住进禾木村。小村的高山、溪水、马场、木屋，元素杂糅，吸引很多游客。晚上10点多，我早早躲进“木刻楞”，李娟的书摆在窗口，和我一起享受微凉的夜晚。

翌日，我过桥来到高坝上，俯瞰小村，完整、复古。我骑马走过桦树林，羊肠小道上，石子伴着马粪味道。小雨开始淅淅沥沥，却没有影响我的兴致。马背上看风景，一颠一晃的，哗哗的溪流和湿漉漉的大石块，以及碧绿的树丛，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。

随后一天，我们去了阿勒泰的喀纳斯河自然保护区景点。时间已经过了八点，跟服务员打听，还有最后一班车马上就要出发，于是一通紧张后坐上了中巴。天色渐晚，还能看清四周。路两侧都是云杉、白桦林，野生的树木感觉比塞罕坝多得多。溪流是碧玉色的，这是自然色。

快到住宿小村时，前方电闪雷鸣，面积很大。天空终于飘下雨点，继而大雨滂沱。等我们到了终点，地面流水哗哗，雨正下得欢。天已经黑了，等酒店接站的过来，我们淋着雨，蹬着水，带着行李，狼狈地上车，到了酒店，一通忙乱，把湿鞋和衣服脱下，在木屋住下。

周六，天放晴，白雾锁青山，偌大的住宿区，野花似锦，空气一级棒。牛羊开始在草地吃草活动，拍照效果意外之好，好好过眼睛所看。

现在的景区流行在前端建一个中心，大巴拉客上山，喀纳斯景区也如此。我们从昨晚住下的旅游村坐免费公交车到游客中心，换上大巴车，行约30公里，到喀纳斯湖岸边。湖水如斯，碧绿如洗。两岸的云杉、油松、白桦高耸入云，比以往更高更密。这次重逢像老友见面。它看我有点熟悉，我看它不陌生。我们上船后，湖水碧波荡漾，厚厚的滟滟的，阳光照射下来，发出闪动的金光。

我抬头看见观鱼台还在山顶。20年前的那次清晨，天未亮，我们几人摸黑上山，顾不得露水打湿衣裳。日出倒没有看到，因走得慢，到山顶，太阳已经跳出。山峰上看湖确实不错，一览无余。湖面上没有神秘的大鱼。吃牛的鱼，或许还在水底睡觉呢！

今年的喀纳斯湖面，比上次看到的更壮阔。生态好了，水自然就多。山下多设了三个湾景：神仙湾、月亮湾和卧龙湾。有大巴免费逐级换乘观看，很是方便游客。听口音，全国的旅客多，有四川的、广东的、上海的、东北的等等，兴致都很高。还有不少人在用无人机拍照。“嗡嗡”，无人机飞得非常稳定，给玩客带来新乐趣。

夕阳西下了，喀纳斯湖向山下流下。山坡上，牛马还在吃草，影子拉长。道路上，归程的车左弯右扭，顺山而走。在喀纳斯，我见着亲切的自然保护区，想起北疆生态旅游。今年北疆生态旅游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好很多。一个好点的景点，一两万人绰绰有余。这也是今夏中国生态旅游的一个代表，国家的实力和百姓生活的改善，肉眼可见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人间小景

蝉蛻记

袁 成

未伏的午后，我在槐树下捡到一只蝉蛻。它空荡荡地挂在树皮上，像一件被主人遗忘的外套。我捏着它对着阳光看，薄脆的外壳几乎透明，可以想见那个活物是如何在这道裂缝里挤出去的。

蝉蛻的姿态很有趣。有的前足紧抱树干，仿佛在行最后的鞠躬礼；有的后足蹬直，翅膀微微张开，像是随时准备飞走；还有的歪歪斜斜挂着，一副醉汉模样。这些空壳挂在树上，倒像是夏天写下的标点符号——逗号、叹号、省略号，记录着一场场无声的告别。

小时候，我常和伙伴们比赛捡蝉蛻。中药铺两分钱收一个，攒够二十个就能换一根奶油冰棍。我们像寻宝似的在树林里钻来钻去，把那些空壳小心地装进玻璃瓶。有次我发现一个特别完整的，刚伸手去摘，却摸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——是只蜘蛛在壳里安了家。自那以后，我总要对着阳光照一照才敢收。

这些壳轻得几乎没有重量，可拿在手里却沉甸甸地压着记忆。去年回乡，看见邻家孩子蹲在树下找蝉蛻，手腕上套着塑料袋，装了小半袋。我站在远处看了很久，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也是这般弯着腰，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。现在的孩子捡它做什么呢？中药铺早关了门，大约只是觉得好玩吧！

树上的蝉还在叫，一声叠着一声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正在嘶鸣的这些，或许正是从我所捡的壳里钻出来的。它们在地下蛰伏数年，爬上树干完成最后一次蛻皮，留下这具空壳便飞走了。人们总说“金蝉脱壳”，却少有人注意那些被遗弃的外壳。它们挂在树皮上，渐渐被风吹雨打，最终碎成粉末回到土里。

我把捡到的蝉蛻排在手心，它们腿节上的倒刺依然清晰。这些细小的钩子曾牢牢抓住树皮，让里面的生命能安全地完成蛻变。现在使命结束，倒刺成了



生命之源 李昊天 摄

◇风雅颂

钢铁诗城的生态书写

——马洪鸣作品印象

江 飞

马鞍山是一座钢铁之城，也是一座诗歌之城。马洪鸣的小说创作是对这座钢铁诗城的持续追问和诗意书写，在当下书写工业城市的作家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新时期以来对工业城市的书写可谓百花齐放，除了邱华栋的《北京传》、胡野秋《的深圳传》等“为城市立传”的作品之外，代表性小说有：双雪涛的中篇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（2015）、班宇的短篇小说《空中道路》（2018）等新东北叙事，关注的是1990年代阵痛期的东北工业城市和工人社区的日常生活；李铁的长篇小说《锦绣》（2021）以东北大工业基地为背景，以“锦绣金属冶炼厂”为中心再现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兴衰荣辱；蔡黎的长篇小说《春夜》（2021）以“春申机械厂”为中心书写上海工业现代化的变迁；罗日新的长篇小说《钢的城》（2022），是以湖北黄石这座工业城市为叙事背景的钢铁颂歌；等等。这些60后、70后、80后作家的小说，既延续了草明《乘风破浪》、周立波《铁水奔流》、艾芜《百炼成钢》等“十七年”时期的工业题材和某些主题，又新添了对新中国工业史的历史回望和现实反思，既表现出不同的工业书写和城市想象，又都涉及人与城、人与工厂、人与机械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都意在回望1990年代以来的工厂与城市变革，呈现出对某种集体记忆的怀念与怀旧，既有想象，也有遮蔽。

与之相较而言，马洪鸣的小说既有共性，也有个性。共性在于，历史跨度和人物群像都比较突出，像《霜刃》《铁话》《向山》等长篇，时间跨度都在半个世纪以上，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蕴

含，而且每部小说都人物众多，各具情状；个性在于，在历史性、人文性地书写工业城市的同时，融入了生态维度的美学思考。这里仅以长篇小说《向山》为例简要说一下。

《向山》取材于华东地区最大的露天铁矿——安徽马鞍山向山，通过向敬岳一家人半个多世纪的生活轨迹，勾画了矿业工人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和奋斗史，展现了百年矿山沧桑巨变和生态蝶变的功勋史。向山地区由矿区到镇区再到城区的演进历程，正是工业城市随时代变迁而逐步转型发展的历史，从向敬岳、乔崇峻等老一代矿工的传统粗放型爆破开采，导致酸水污染农田庄稼，到具有现代生态观念的乔志峰、乔向镁等年轻一代，采取生态保护措施，对青山尾矿库、排土场进行生态恢复治理，“将矿山建成一个生态环保园”，对金碧山进行绿色矿山开发，在露天采矿和城市之间构筑一道绿色风景带——生态隔离堤，由此告别排土场和酸水的威胁。当环保、拓荒、植树成为新的发展方向，这种“人化”就不再是野蛮地改造自然、征服自然，而成为具有审美性的生态美学实践。在小说最后，丹青山成为地质文化公园，丹青山矿坑被改造成丹青山湖，通过水循环利用，全部供给生产用水，实现了绿色转型发展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，真正实现了“将风景留给后代”，同时还实现了作业生产实现自动化、数字化和无人化，绿色矿山、智慧矿山成为矿山历史的新篇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一方面称赞自然是奉献者，“土壤与石块原本是一体的，为了土壤生长粮食，石块不得不与其分开，这些石块显然具有奉献精

无用的装饰。这让我想起老屋阁楼里那箱旧衣服，袖口磨出的毛边记录着父亲伏案工作的姿势，领口的褶皱保留着母亲转头时的弧度。人不在之后，衣服还保持着主人穿它时的样子。

黄昏时下了一场急雨。雨停后我回到槐树下，发现那些没被捡走的蝉蛻都湿透了，有的掉在泥里，有的还挂在树上往下滴水。阳光一照，每个水珠里都住着一个小小的彩虹。这景象很美，却没人驻足观看。人们匆匆走过，踩着积水里的空壳，发出细微的碎裂声。

我把兜里的蝉蛻放在窗台上晾干。它们渐渐失去湿润的光泽，重新变得轻脆。夜里起风时，能听见它们相互碰撞的声响，像一串小小的风铃。这声音让我想起夏日将尽时，所有事物都在准备退场的样子——西瓜摊收起篷布，游泳池不再换水，夜市上的灯泡一盏接一盏熄灭。

今早发现少了一只蝉蛻，可能是被风吹走了。剩下的几个依然立在窗台，保持着各自的姿势。其中一个特别像在低头寻找什么，也许是在找它失去的那部分自己。我轻轻碰了碰它的背，突然明白过来：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这样，一边前行，一边不断遗落着从前的壳。

父亲的阳光

董改正

父亲不怕晒，这在湾村尽人皆知。无论怎样的毒日头，只要事情没有做完，他都顶着日头，继续干自己的活。不但不忌憚，不但绝无不适感，不但不会中暑，而且越晒越精神。姨爹爹常常遥指着万绿丛中一点黑，对我说：那个黑点，一定就是你爸爸，信吗？

当然，我信。你爸爸前世是沙漠中的胡杨树，你信吗？我信。那会儿我上小学，才学这篇课文，觉得他的比喻形象生动，戳牙笑了。

今年立秋当日，下了一场透透的雨，旱了很久的山地，那些羊粪蛋般的土疙瘩，估计都冰激凌一般融化了，随便撒点什么，都能萌出“丫”字形的苗苗来。老天爷意犹未尽，又补了两场，气温一下子降下来，人间就开始换季了，短裤短袖都收了起来，老年人穿起了夹衣。似乎“立秋”是道门，过了门槛，季节的身份就变了。

一日之感叹气候反常，一边找秋衣。父亲站在廊下，看着秋雨绵绵的田野山岗，说，别慌收短衣裤，还要穿至少二十来天呢！像是劝我，又像是说给自己听：这么快就凉快，想得美！

“立秋前后两重天。”父亲总是这样说。他笃信这个祖宗的农谚，无条件地恪守。无论如何，晚稻秧必须在立秋前插到田里，迟一天都不行。他说立秋那天的太阳就像泡茶的第一道开水，如果水温不够，这杯茶就废了。有一年大旱，水塘让村里的大户车成了干塘。一块大田早已犁好了，虚位以待着雨水。立秋那天傍晚，父亲翘首望着满天看似要带来豪雨的乌云，期待着雨水的来临。但那么浓厚的云，竟然忽地被天风吹散，散成一缕缕飘飞的棉絮，被背后的金光染成金红。一时云白天蓝，枫河瘦成一条带子。我们一家五口都站在干得动一下就尘土飞扬的“水田”里，兄妹们茫然地看着母亲，母亲看着父亲，父亲低下头来。

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父亲说，种红豆吧！他恋恋不舍地看着即将西坠的夕阳，满是遗憾和不甘。

不等两天了吗？母亲还是想插上秧。

照不到立秋的太阳，还能有收成吗？父亲瞪眼道。

你可明明是盼雨的。弟弟小声嘀咕。

盼雨是为了把秧插下去，雨里面也有阳光。父亲不讲理了，大声呵斥着。

从稻田变为豆地，得整畦，再点坑、点豆、点草木灰，再用角锄壅土掩好，完工已是北斗西垂，大月亮脸盆一样，悬在枫河中间，黄得晃眼，月光干净得可以洗脸。漫山遍野的秋虫，在漫山遍野的孔穴石缝里唱着。

“快到子时了吧？”父亲自言自语。见我们都打着哈欠，他说，你们都回去吧，它们都能晒到明天的太阳了。

那天晚上，父亲母亲在月光下点豆，我带着弟弟妹妹沿着月色成河的村路回家。溪流干了，谁家的干葫芦在竹杈上被风晃得咣里咣当，狗叫得凄厉，村庄的影子看上去湿漉漉的。这个夜晚永远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你还记得那个点豆子的晚上吗？我问。记得，我们家的豆子就是比别人家的好，我们是在立秋那天点好的，比人家多晒几个日头。

其实这不是事实，子时一过，已是第二天了，但我没有反驳他。因为事情确实奇怪，最会种田的姨爹爹，是在立秋后第三天翻田插秧的，虽然竭尽全力，收成却少了至少四成。

“这天，还是要热的，至少要热半个多月。”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这天下成万上亿亩的稻田里，稻子都差最后一把火了，要是一直阴雨，那可怎么办？”父亲的逻辑显见是靠不住的，他人格化了“天”。

“没有立秋后一直阴雨，然后撒收的情况？”这句话我没有问出口，说出口的是：“我看稻子都勾头了，就是阴着，也能干爽硬实吧？”

“就差最后一把火了。稻壳里大半是浆水呢。阴干的衣服一股汗味，何况稻子？碾米机一过，都碎成粉渣渣了。”

关于立秋后，阴雨、气温低，因而收成差的记忆，父亲一定是有的，只是他不愿意去想罢了。他心思简单得像个孩子，倒下就能鼾声如雷，睡眠时间能长到十个小时，但是这几天他忧心忡忡，失眠了。

回城后的第三天，一大早就接到父亲的电话。你出门看看，大太阳，我看了天气预报，今天三十度，明天三十二度，后天三十六度，这死天气，要热死人呢！

父亲的口气简直像个炫富的富二代，仿佛他是夸父，太阳是他追回来的一般。

我拉开窗帘，万道金光崩溃而来。“知道他为什么不怕毒日头吗？”已故的姨爹爹曾经这样问过我，然后自己给出了答案：“因为他最信任土地，春种秋收，一滴汗一粒稻，土地不会撒谎，而太阳不管贫富贵贱，一股脑地照着。”

我的眼前一派烈日熊煞，阳光翻卷着舌头，舔着圩田里一切植物上的水迹。枫河水汽蒸腾着，扭曲了天空的形态，万绿丛中一点黑，我的父亲仰看着太阳，眯缝着眼睛，笑着骂道：这鬼天气。

